

白银时代

张冰 著

俄国文学思潮与流派

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银时代

张冰 著

俄国文学思潮与流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银时代俄国文学思潮与流派/张冰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7
ISBN 7-02-005553-2

I. 白… II. 张… III. ①文学思想史-研究-
俄罗斯-现代②文学流派-研究-俄罗斯-现代
IV. I51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2848 号

责任编辑:刘引梅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张文芳

白银时代俄国文学思潮与流派

Bai Yin Shi Dai E Guo Wen Xue Si Chao Yu Liu Pai
张 冰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7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02-005553-2

定价 21.00 元

导 言

白银时代——处于剧烈转型期的俄国文化及其特征

—

所谓“白银时代”(1890—1930),是指俄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段时期。在俄国文化发展史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没必要准确确定白银时代的起止日期,因为那既不可能也没有多大意义。居住在美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克莱德指出:很难说出白银时代开始的地点、日期和创始者姓名,因为它几乎同时在多个点上展开。可以笼统地说,它开始于 19 世纪 90 年代初,而到 1899 年《艺术世界》创办时,新的浪漫主义美学观业已形成。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个时期都可以说是俄国精神文化的“大爆炸”(语出苏联文艺学家洛特曼)或“文艺复兴”时期。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时期一般都出现于文化剧烈转型的时候,而我们所说的“白银时代”就恰好是俄国文化剧烈转型的时期。它发生在 19 世纪的启蒙现代化向 20 世纪的审美现代化、罗曼诺夫王朝向苏联社会主义转型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俄国人及其精英阶层——知识分子表现出空前巨大的创造力。他们的历史主体性不仅体现在政治文化中,而且全面地体现在文化的所有领域中。

正如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历史的偶然一样,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的复兴,也不是偶发的现象,而只能是客观社会和历史文化进程的产儿。它的出现,犹如万物生长一般具有一定的必然

性。

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反动和落后,俄日战争中俄国的惨败,1905年革命的失败,民粹主义运动的破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凡此种种使俄国知识分子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一向自命为人民之精英、盐中之盐的民主派自由派知识分子,秉承其固有的弥赛亚即救世主意识,认为俄国和俄国人民理应成为领导世界各民族的核心力量,而知识分子作为其精英,也理应在行将到来的社会历史大变革中充当引路人的角色。俄国文化处于剧烈的范式变革和形态转换时期。传统与变革、西方与东方、历史与现实、朝霞与晚霞、日出与日落,种种矛盾交织共存。危机何尝不是转机,旧的千禧年的终结何尝不是新的千禧年的开端。于是,一向以人民代言人自命的俄国知识分子,充分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力求为处于混乱中的俄国社会,开出一剂救世治世、拯救众生的药方。

启蒙现代化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历史进入一个十分特殊、各类矛盾日益尖锐突出的时期。一个突出现象是俄国资本主义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此时俄国已经在缓慢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俄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俄国产生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渐渐成为主导思潮。1913年,俄国步入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行列,工业产值占世界第五位,成为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前的回光返照^①。这是一个战争与革命频仍的血火交织的年代。1905年革命成为革命力量的一次预演,革命的失败使俄国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1905年俄国在俄日战争中的惨败,使社会各界对沙皇政权的信心进一步

^① 刘祖熙:《改革和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第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动摇。1914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 1917 年 2 月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统治俄国长达三百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覆灭。紧接着,列宁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纲领。1917 年 10 月,俄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俄国历史的进程,俄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苏联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往往也正是社会文化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就是在这—宏阔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要理解这一文化时代,就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这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19 世纪传统的以启蒙现代化为特征的解放运动,渐渐转变为一场审美现代化运动。如果说 1861 年的农奴解放法案是物质革命的话,那么,白银时代就是由俄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神革命。后者没有前者是不可想象的,前者乃是后者必要的历史前提。俄国人凡事好走极端,而知识分子更加如此。罗曼诺夫王朝既然已经奄奄一息,那就不妨让它烂掉好了。旧的体制一天不覆灭,新的也就无从建立。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俄国文化人才得以在这一非常历史时期中,迸发出令后人惊叹不已的创造热情和创造力,从而为俄国文化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迫于社会各界民主势力的压力,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为首的俄国当局,放松了对舆论的钳制,而在 1917 年十月革命后刚刚获得政权的苏维埃政府,则由于忙于保卫和巩固政权,一时无暇对文化艺术领域实施整顿,遂使文化领域里的自由空气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到 20 年代末,使各类知识分子能在这个时期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各种思想纷纷涌现,形成了一个思想与主义的狂欢节,一个让各种思想进行充分对话的论坛。知识界在对话和对立中自然地产生了无数流派,知识分子在传统与西方思潮的激荡下寻找民族文化定位和民族身份认同的

追求日益激烈,“重估一切价值”成为时尚。一场足以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的轰轰烈烈的精神文化复兴运动,就这样主要在俄国的两大京城掀起一波又一波高潮。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思想自传里谈到的,就正是这样一个“文艺复兴”^①。

白银时代俄国文学最深刻的变革表现为一场文学范式革命。这首先表现在诗歌领域,然后又波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在文学上,以民粹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毕恭毕敬地模仿现实,是否就是文学的价值所在?文学要不要表现理想,表现“应有之事”?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看待现实的观念本身受到严峻的挑战。与生活比,文学是否只能永远跟在现实后面做滞后的反映,它是否还可以表现理想的价值维度,承担引导人民追求理想的任务?在文艺学中,俄国19世纪学院派文艺学从自然科学移植来的实证主义、崇拜事实而轻视或回避价值判断、重因果关联而轻直觉领悟的方法论原则,也受到严重质疑和挑战。正是由于俄国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来自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才会与本土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俄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与这类时代命题相应,在大批创作界知识分子的努力下,白银时代知识分子提出了不同于19世纪60年代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流地位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新的美学观念和美学主张。传统的真善美统一理念及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念,受到强烈冲击。诗人可以不代表“公民”而只张扬个人。取代“美能拯救世界”命题的是美的虚幻、善的软弱和真的相对。衡量善恶的那杆秤被置于新的对比关系中重估。适应时代需求的精神界领袖,也不再是传统的黑格尔、康德、谢林者流,而是尼采、叔本华、戈尔凯戈尔、陀思妥耶夫

①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127—128页,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斯基等人。诗学也借着美学更新的推动而走上繁盛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时期枪炮的轰鸣,也无法淹没缪斯美妙的声音。各种诗学研究和诗歌创作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饥饿和严寒也无法阻挡人们对美的追求。文化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局面。

从历史长河角度看,白银时代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它更像昙花一现,惊鸿一瞥。然而,这却是怎样的一个瞬间和怎样的一瞥啊?!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俄国文化人爆发出了那样的创造伟力,创造热情,做出了别的民族几个世纪也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足以令后人惊叹不已。这个时期产生了多少民族文化的大师和巨擘!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俄国——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姗姗来迟者,居然为世界贡献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者、文化巨星、艺术天才和精神巨擘,其光彩是那么耀眼,其思考是那么深邃,以致今天的俄国人,纷纷用“文艺复兴”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个时代的光彩。

判断一个时代是否伟大,是否够得上“文艺复兴”的美称,标志之一就是看它是否为世界贡献了一流的文化瑰宝和一大批光彩夺目的天才。天才是民族性最深厚的载体。一个没有天才也未产生天才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缺乏民族独特性和独创性的民族。而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恰好是一个如文艺复兴那样大量产生天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天才人物,业已成为或必将成为整个20世纪的经典和大师。正如西方研究者埃·莱斯所说的那样,俄国文化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提供的成就,日后将供人们在黑暗中探索许多年^①。

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的复兴,首先是俄罗斯人文精神的复兴,这绝非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俄国历史文化长期积累的结果。

促使俄罗斯精神文化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19世纪末

^① 加林:《白银时代》第1卷第7页,莫斯科,杰拉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

俄国民粹主义的破产。发端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到 1879 年，在农村遭到农民抵制和反对的民粹主义运动发生分裂，成立了两派组织，即“黑土重分社”和“民意党”。后者是民粹主义激进分子组织，主张采用恐怖暗杀行动来推动俄国革命。1881 年，在民意党人例行的一次暗杀行动中，亚历山大二世终于一命呜呼，但对他的暗杀也同时标志着民粹主义的破产。从俄国革命民主派到民粹派一脉相承的启蒙自由主义理想——进步、科学、公正和道义——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和质疑。社会危机进一步加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危机。此时，处于潜滋暗长中的、作为对民粹主义一次反拨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尚未问世并产生决定性影响，俄国传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时间失去了精神支柱，便开始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向唯心主义及其他非理性思潮靠拢。

这个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曾有过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短暂的“热恋”期，如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布尔加科夫等人。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两大代表人物，一是时在国外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普列汉诺夫；二是时在国内（彼得堡）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司徒卢威，他主张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与自由派联合。而列宁当时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05 年革命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对人民做出部分让步。同年 10 月，书刊审查制度被宣布取消。此时是俄国解放运动的低潮时期，社会思想十分混乱。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纷纷改旗易帜，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信奉唯心主义，俄国哲学思想迎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繁荣期。据粗略统计，俄国宗教哲学家们的代表作，大都出版于 1914 到 1917 年间，其中主要有：弗洛连斯基《真理的柱石和堡垒》、弗兰克《认识的对象》、别尔嘉耶夫《创造的意义》、布尔加科夫《亘古不灭之光》、特鲁别茨科伊《生活的意义》、罗赞诺夫《我们时代的末日论》等。这种出版热潮一直持续到 1922 年。那年，

以别尔嘉耶夫为首的一大批俄国著名学者、教授和知识界名流,被宣布集体流放,并被要求永不回乡。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教授船”事件,是20世纪俄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于知识分子的贝壳流放^①或集体流放事件。从此以后,俄国唯心主义宗教哲学思想的大本营移到西方,并在那里持续发生影响。

这些思想家相互之间差异显著,但在建构精神文化的道德基础方面却空前一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都是观念论者,即认为处于第一性的,是思想、精神、文化、国民性等等,而非社会的物质基础。他们认为对于社会的改造来说,一场精神革命远比一场以物质和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为宗旨的革命更重要。白银时代就是一场由知识分子为主体发动和领导的精神文化革命。按照西方人的观点,俄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才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哲学思想。

白银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继承了19世纪知识分子对进步的偶像崇拜理念,热衷于解决俄国及其所面临的现代化和进步问题。他们秉承知识分子固有的弥赛亚意识,认为自己对改造俄国的落后局面,促进俄国的现代化,改造国民的素质具有不容推卸的责任。他们充分利用“落后的知识特权”,强调可以从文明世界业已积累的知识中获益。他们既为自己国家的落后而害羞,同时又看到了欧洲进步的代价和矛盾。一方面热情忠实于进步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对现存资本主义文明方式进行猛烈批判。

俄国哲学主要以探讨世界观为职志。俄国知识分子力求充分利用他们的知识资源,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失去信仰、道德失范、人心思变、充满末世论情绪的俄国人,开出有效的济世良方。他们

① 贝壳放逐制度,是指在古希腊的雅典和其他城市内对大众投票选出的被认为危害社会的公民进行的短期放逐。

或寄希望于宗教与社会、神学与世俗的结合(梅列日科夫斯基、罗扎诺夫等);或寄希望于个人主义的人格主义,探讨人的使命、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命运、人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别尔嘉耶夫等)。一种以宗教哲学形态出现的精神文化复兴运动,就这样应运而生。

俄国人以不善于抽象思辨而著称,不像日耳曼人那么注重或长于抽象思辨和纯理性思维,他们无论思考什么问题,都要紧密联系人生经验和社会经验。俄国哲学与文学历来有水乳不分之特点。19世纪俄国哲学深受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的影响,但俄国思想家们却并未跟着西欧哲学大师们走上纯思辨和抽象思辨之路,而是永远不脱离个人体验和现世经验。真正具有有机整体性和抽象思辨性的俄国哲学,开始于19世纪伟大的文学家、作家和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国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其后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别雷、维亚·伊万诺夫等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哲学美学体系。如若忽略俄国人的贡献,整个20世纪全世界的存在主义哲学、宗教哲学、神学、象征主义等便将是残缺不全的。

以普希金的名字为标志的19世纪俄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辉煌的一页。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中,俄国为世界贡献了那么多文化巨擘、艺术大师,把俄国文学托上了世界文化高峰之一的地位,并理所当然地享有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美誉。

19世纪俄国文学不但是社会的晴雨表,东西方文化的角力场,历史的推进器,也是俄国哲学,特别是俄国诗化哲学的寓身之所。由于沙皇专制政权思想钳制的结果,哲学在俄国历来是一个婢女和私生子——虽然没有哲学系的学科建制,并不等于说俄国人就没有哲学头脑。实际上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国历史上就始终存在着是以俄国本土文化和特殊道路,还是以西方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为指向的不同社会思潮之间的斗争。19世纪40年

代,形成了以基列耶夫斯基、霍米亚科夫等人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和以赫尔岑为代表的西欧派的斗争。虽然两派均以西欧古典哲学为其观念体系,但两派中唯有斯拉夫派因其关注本土文化,而被称为真正俄国哲学的开端。

但俄国哲学思想更多地被包容在文学之中。19世纪俄国文学素以其思辨力量而被称为最富于哲理的文学。哲学溶于文学,如盐溶于水一般,形成了俄国文学独具的特色。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不但时刻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而且对人的精神存在、民族的发展道路等形而上问题,倾注了极大的关怀。俄国文学不但旨在反映现实,而且注重现实的反思,人的反思,充满了紧张激烈的精神探索、道德追求和乌托邦理想。俄国文学深深铭刻着俄罗斯精神的印迹,形成俄罗斯精神的诸种要素——聚议性原则、人类中心论、道德优先原则和共同拯救思想及东正教思想,都成了构成俄罗斯文学民族独特特征的基本素质。俄罗斯思想中重民族、国家、公共利益而轻个人利益,重直观理解轻逻辑分析,重超验直觉信仰轻实证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①等特征,在文学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19世纪俄国文学还是善于提出问题的文学。“谁之罪?”、“怎么办?”、“俄国到哪儿去?”、“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生命的意义”、“道德的价值”这样一些令人焦虑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作家的心头。“小人物”、“多余人”、“忏悔的贵族”、“地下室人”等等,成为作家们思考人类命运、文明命运的着力点。

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的历史意义和价值,首先在于它继承了普

① 又名“语词中心主义”,结构批评家提出的术语。逻各斯具有“语词”、“真理”、“道”等意义。

希金时期俄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优良传统,并把本土文化基因和异域文化成果有机融合起来,成为俄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一个巨大贡献。

其次,历史地看,19世纪俄国文学的世界意义,只是到了白银时代才得到了揭示。

白银时代文学批评在继承19世纪俄国社会批评的社会激情基础上,在文本解读的哲学深度和广度上多所开掘,并且创立了“纵深”分析方法。人格问题成为批评家关注的中心。整个20世纪主流派批评孕育于白银时代的哲学批评。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人格哲学就已成为作家哲学思考关注的重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格的意识结构、人身上爱与恨的悖论式组合等,都受到极大关注。白银时代思想家争相对这位大师的作品做出自己的解读,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哲学批评语言,即后来所说的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如沃伦斯基的印象主义批评《卡拉马佐夫王国》、《大愤怒之书》、《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小品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两卷集《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革命的预言家》;年轻的罗扎诺夫的批评习作《论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传说》;舍斯托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悲剧哲学》、《预言的才华》;别尔嘉耶夫的《宗教大法官》以及布尔加科夫和年轻的别雷的文章等。

也许,对19世纪俄国文学的意义说得最透彻的,当数罗扎诺夫:

“严格地说,在俄国,最灿烂辉煌的、极度灿烂辉煌的,是她的文学。在俄国,任何东西——无论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堂、我们的国体——都不像文学那么辉煌,那么富于表现力,那么强大。尽管事实上俄国文学仅只存在了一个世纪,但却发展成为一种具

有最普遍意义的现象,以致任何民族都无法在美及价值方面与之比肩,无论是古希腊人和他们的荷马,也无论是意大利人和他们的但丁,也无论是英国人和他们的莎士比亚,最后,更遑论犹太人和他们的《圣经》及其象形文字的羊皮纸文本。这里的问题是一个有关认识自我、认识灵魂和心灵的问题。俄国所度过的这个世纪,在文学上是那么激情洋溢,在这个世纪中,人们把自己完全投身于信仰,他们相信自己写出的每一行文字,他们是遵循某种类似于圣经、圣书的教导度过这一世纪的……这一断言的真实性,直到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直到世上所有的报纸都关闭的那一天,将一直是真实的”^①。

实际上,白银时代俄国思想家中发现俄国黄金时代文学哲理意蕴的,罗扎诺夫远非第一人。早在他之前舍斯托夫就指出:“……然而,如此深刻而又独特的俄国哲学思想,正是在文学艺术中得到其表现的。在俄国,任何人都不曾像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甚至契诃夫……那样自由地思考过。”^② 舍斯托夫可说是白银时代思想家中第一个发现 19 世纪俄国文学所包含的哲理意蕴的。他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的作品中,汲取了哲学思想的营养源,发现了被客观历史进程所抛弃的人、个体的人、怪人、被人遗忘的人、小人物和多余人,为西欧存在主义的发现开了先河。几乎每个白银时代思想家都写有论述俄国经典作家的论著。经由白银时代思想家们的阐述,19 世纪俄国经典文学不但成为全欧洲,而且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资源和世界文化的高峰之一。

① 詹姆斯·斯坎兰主编:《后共产主义俄罗斯思想——哲学遗产概述》第 14 页,纽约、伦敦、英格兰,夏普出版社,1994 年英文版。

② 《列·舍斯托夫两卷集》第 1 卷第 5 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3 年俄文版。

白银时代俄国宗教哲学是一种精神哲学。而哲学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华所在。俄国宗教哲学家中,除极个别人外,其余都是哲学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神学家。宗教或神学术语在他们只不过是使哲思赖以腾飞的一个跳板。而所谓“新宗教意识”并不是要恢复俄国东正教的正统地位,而是更新俄国人民的精神观念、树立新人意识的一种手段。也正是在哲学思想的领衔之下,带动了白银时代文化领域的全面复苏和全面更新,为濒临灭亡的俄罗斯文化带来了转机 and 生气。

白银时代俄国文学呈现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相辉映、两相媲美、平行发展的宏大景观。一方面,现代派代表人物历来对现实主义大师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如勃留索夫所说:“现实主义属于伟大艺术领域里古已有之的、天然的统治者。”对此,不但俄国的现代派,就连欧洲现代派作家也同样如此,如托马斯·曼^①写道:“我们可以任意去象征和风格化,但如果没有现实主义,则必然一无所得。现实主义是骨干,是给人以说服力的东西。”^②

白银时代在艺术领域也获得丰硕成果。和文学一样,在戏剧舞台上,既有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洛维奇·丹钦科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表演、导演体系,也有以打破“第四堵墙”为宗旨的梅耶荷德的先锋派实验话剧。音乐中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洛夫和斯克里亚宾等,都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芭蕾舞则有嘉吉列夫^③为首的巡回演出团,为俄国芭蕾赢得了世界顶尖级荣誉,安娜·帕夫洛夫娜则是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世界级明星。绘画领域则有一大批名人——列维坦、谢罗夫、帕斯捷尔纳克、伯努瓦、多布任斯

①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小说家、散文家。

② 《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1890—1920)》第1卷第5页,俄联邦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遗产出版社,2000年俄文版。

③ 嘉吉列夫(1872—1929),俄国戏剧与艺术活动家。

基、拉里奥诺夫、贡恰罗娃、马列维奇等,作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白银时代俄国文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存在,不承认它就意味着摒弃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基本立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长达七十多年的苏联时期,白银时代俄国文化曾经受到长期贬抑和漠视,以致出现了文化发展中不应有的中断。苏联时期的文学史家不但努力要人们忘记这个时期,还竭力蒙蔽历史真相,把当时非十月革命知识分子的所有创造一笔抹杀,打入冷宫,使得这一大笔本来值得深入研究和继承的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并未完全被其后的苏联文化所继承。正如罗扎诺夫和加林所说:“俄国这只童话中的火鸟本来下了一颗能生出珍稀而又美丽的小鸟来的蛋,却又把它给压碎了。”^① 白银时代本来可以把俄国带进一个焕发着精神之光的国度,但这一罕见的历史机遇却被无端地扼杀了,俄国成为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②。面对这一不应有的历史断裂,不止一个文化人曾为之痛心疾首。如有一部轰动一时的历史文献片,即取名为《我们失去的俄罗斯》。在戈沃鲁欣这位知名记者及与其相仿的俄国文化人眼中,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断裂了的不仅只是俄罗斯精英文化,就连伏特加酿造法和俄式大餐这样的饮食文化,也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失传了。

白银时代俄国思想的回归肇始于“解冻时期”(1953—1962)绝非一种历史的偶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高度集权专制的文化专制主义得到系统的克服。思想文化界开始涌动着一种想要打破坚冰、突破“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等个人崇拜思想藩篱的潮流。随着苏联政局的变化,文艺开始出现复苏景象,史称“解冻”。爱伦堡的《解冻》成为报春之燕。人道主义重新成为时

^{①②} 加林:《白银时代》第1卷第30、36页,莫斯科,杰拉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

代主题,并被写进苏共二十二大党纲:“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兄弟”,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生存”的人道主义口号。在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思潮激荡下,人们开始反思 1937 年肃反扩大化等的后果,反思“个人与社会”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哲学问题。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受到挑战和质疑。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提倡公开性,透明度,反思历史,召唤人道主义等成为时代的最强音。1988 年,当时的联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重新出版旧俄思想家著作的决议》。决议发表后,旧俄思想家著作的回归,很快便在几年中形成出版界和读书界的一个热点。白银时代思想家文学家著作的回归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今天,随着俄罗斯在普京执政下思想文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白银时代俄国文化更是成为迷惘中的俄罗斯人寻求精神支柱的思想资源。

1991 年苏联的解体强烈地震撼了整个世界。克里姆林宫红星的陨落,给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国家以极大震动。苏联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结构的瓦解,导致当今俄国思想文化界处于混乱和迷惘之中。共产主义价值观受到来自各方的嘲弄,共产党成了在野党或非法组织。人们忙于“破旧”,一时还未找到可立之“新”。集权专制政权的垮台使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各种精神垃圾大行其道。价值观多元化结果表现为价值的缺失。俄国总统普京有鉴于此一再号召思想文化界寻找新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以为立国之本、振兴俄国之纲。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白银时代俄国思想家文学家的思想文化遗产的历史意义,终于得到突出的呈现。历史仿佛又经历了一番螺旋式循环:今天和昨天的碰面使人们强烈地意识到:当年那些俄国宗教哲学家和文学家,也正是由于相信精神本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从而寻求医治时代社会病的良方。人们开始纷纷寻找那已经丧失的“上帝”和